

少年儿童出版社

龙彼德 著

夜袭 万寿庄

YE XI WAN

SHOU

ZHUANG



事大王丛书

夜袭万寿庄

龙彼德 著

夜袭万寿庄

龙彼德 著

鹿先健插图 简毅装帧

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

(上海延安西路1538号)

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

西安新华印刷厂排版 江苏泗阳印刷厂印刷

开本787×1092 1/32 印张2.25 字数31,000

1991年1月第1版 1991年1月第1次印刷

印数 1—26,000

ISBN 7-5324-1008-0/I-473(儿) 定价: 0.78元

内 容 提 要

1949年秋天，我人民解放军一支小分队奉命进湘西深山剿匪。湘西匪患由来已久，数量众多，他们凭借有利的地势而负隅顽抗。我解放军战士不畏艰险，在当地人民的协助下，克服重重困难，终于取得了胜利。

故事情节曲折离奇，人物形象生动鲜明，有一定的艺术感染力，读来引人入胜。



目 录

- 一、冒险救人质……………(1)
- 二、智破鸡公山……………(13)
- 三、初战母夜叉……………(25)
- 四、夜袭万寿庄……………(36)
- 五、双凤陷虎口……………(48)
- 六、直捣白龙洞……………(57)

一、冒险救人质

一九四九年秋，在湘西的麻阳、辰溪、怀化三县交界的鸡公山，一对冤家对头——解放军“黑老虎”与土匪“绿鸡公”遭遇了。

“黑老虎”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四十七军某团小分队队长刘海东的绰号，因他身材魁梧，敢冲敢杀，威猛无比，土匪们闻之丧魂落魄，所以特地赠给他这个美称。

“绿鸡公”是匪首路其恭姓名的谐音，湘西匪患由来已久，数量众多，人枪在五百以上的就有几十股，数万人。如辰州的裴大镖、芷江的杨玉清、怀化的侯三姐、花垣的田松年、龙山的高鉴民、永顺的汪援华、古丈的张平等，都是独霸一方、不可一世的人物，在数百匪首中，数“绿鸡公”年纪最小，只有二十三岁，他为匪的历史却有十年。他自幼练出一手好枪法，生性凶暴残忍，每年至少要杀

几十人，十年来，被他亲手杀死的百姓何止四、五百人。“绿鸡公”以杀人为乐，不杀人，他就眼红手痒，坐立不安。有一次他外出归来，他的压寨夫人发现他眼神有些异样，随便问了一句：“你哪里不舒服，怎么眼睛这样红呀？”“绿鸡公”说：

“真的么？眼睛红，就得杀人了！”立即转身向外走去，不久就响起了枪声。再过一会儿他拖进个死人（不知是老百姓还是他的喽罗）来，笑嘻嘻地问夫人：“你再看看，我的眼睛还红不红？”吓得他的夫人直打哆嗦。因此，在麻阳、辰溪、怀化一带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“不怕老天爷变脸，只怕‘绿鸡公’红眼。”如果哪家的小孩哭闹不休，只要说一声“绿鸡公来了”，孩子便会立即闭嘴，惊恐地钻进妈妈的怀抱。

鸡公山是“绿鸡公”的地盘，因主峰类似引颈长鸣的鸡头而得名，山势陡峻、林木密集，藤蔓尤多。当地民谚道：“鸡公自古一根肠。”也就是说只有一条羊肠小道能上山顶，而且是在鸡公山的南边，北边全是刀劈斧削般的悬崖峭壁。要不是以“拜山”的名义，刘海东等是很难上到山腰草坪来的。别看“绿鸡公”只有五百多人，然而武器件件精良，山地作战所需要的冲锋枪、卡宾枪、轻重机

枪等应有尽有，战斗力不低，所以即使大股土匪也得让他三分。

刘海东的小分队总共不过三十多人，此刻只到了十二人，另外二十余人由连长林振威率领去了无路可登的北坡，但个个精明强干，年龄都在十八、九岁到二十二岁之间，其中数刘海东与林振威最大，也才二十三岁，百分之八十都是湖北籍战士，有山地作战的经验，加上一色的冲锋枪、一色的大肚匣子，威风凛凛，恰似一群出山的猛虎。

刘海东见敌众我寡，便先发制人，厉声高叫道：“‘绿鸡公’，你不是自吹‘神枪手’，能百步穿杨吗？你敢不敢跟我较量一下枪法？”

“绿鸡公”连正眼也没瞧一下对方，只用浓重的鼻音哼道：“较量枪法？那你是叫花子进茅坑，自己找死（屎）！”

“不见得吧？”

“你不信，就把条件摆出来！”

“条件很简单：要是我赢了，你把从辰州绑票抓来的金凤姑娘交还给我，同时缴枪当我军的俘虏；要是你赢了，我们枪支弹药全给你，即刻下山，撤去对鸡公山的包围，放你一条生路。”

“你可不要反悔啊！”

“我们解放军说话是算话的，绝不像你们土匪反复无常，背信弃义。”

“那么，怎么比呢？”

“就照你的老办法，‘一马三枪’。”

“好哇！”此法正中“绿鸡公”下怀，他高兴得叫起来，因为“一马三枪”乃是他的“天才创造”，从前不知有多少跑来“拜山”比武的绿林高手都败在他的手下，成了屈死的冤鬼。于是他得意洋洋地吩咐道：“来人呀，快让开场子，器械伺候！”

“且慢——”刘海东摆摆手，大声阻止道。

“莫非你认输了不成？”

“不。我要亲眼见见金凤姑娘，确定你绑架的人质安然无恙，才跟你比武。”

“原来你是信不过我！”“绿鸡公”对身后一个瘦得像豆梗精的人叫道：“彭参谋长，你去把‘肉票’给我带来，让‘黑老虎’队长验看一下，然后准备比枪。”

彭参谋长应答着，转身走进了一片松林，不一会儿工夫，就带来了一个双手反绑、口塞棉花、年仅十岁的小姑娘，走到草坪中央站住了。他右手朝猴腮上一拢，尖声叫道：“‘黑老虎’队长，你仔

细看看吧，这就是辰州‘茂源’商行大老板田德顺的千金田金凤小姐，她爹出四万块光洋赎她，我们路司令还舍不得出手哩！如果你赢得了我们司令，这小姐儿就归你了！如果你输给了我们司令，嗨嗨，恕我不客气，你这个癞蛤蟆，这辈子就休想吃到这块天鹅肉啦……”



匪参谋长的油腔滑调，一下子激怒了十二名解放军战士，他们纷纷摩拳擦掌，闷雷似地吼着。

“同志们，千万不要激动，小心中了土匪的阴谋诡计！”刘海东连忙制止道。他虽然也义愤填膺，但记起了军分区司令员尹湘平临行前的嘱咐：

“与土匪斗争决不可感情用事，要用智慧，用计谋。”同时，他也明白自己小分队现在的处境，如果真打起来，弄不好会全军覆灭的。

“唔，唔，唔，唔……”那被缚着的小姑娘，突然拼命挣扎，小脸涨得紫红，似乎想将口中棉花

吐出，有什么话急着要说，这引起了刘海东的注意。

他上衣兜中掏出一张照片，对照眼前的小姑娘，发现所有的特征都相符合；只是眼前人的皮肤黑了一点。于是，他愤然抗议道：“为什么把她捆起来？为什么不让她讲话？”

“绿鸡公”诡谲地眨了眨眼说，“现在她还是我的人呢，我想叫她怎样就怎样，谁也管不着。等会儿比枪，你要是赢了我，她就是你的人了。这就叫做‘主权分明’，哈哈哈哈哈……”说着，“绿鸡公”怪声怪气地笑起来。

“哈哈哈哈哈……”众匪徒也流里流气地跟着笑。

笑声一停，“绿鸡公”脸色骤变，他蓦地抬手一挥，吆喝道：“马——来——！”随着他的吆喝，从东西山崖各垂下一条拳头粗细的长藤，在空中画出两道圆弧，又闪电般地打了个交叉，然后在草坪上慢慢摆荡。

所谓的“一马三枪”，原来并非真正的马上射击，而是以长藤为马，在大幅度的剧烈摆荡中，在空中捕捉目标进行射击，难度之大是显而易见的。那长藤离地两米，摆荡起来，最高可达三、四十

米。一般人上去，几个来回便头昏眼花，天旋地转，不用说举枪瞄准，就是保持平衡看清目标也不容易。

待长藤稍稍停稳，“绿鸡公”做了个手势，假惺惺地说：“‘黑老虎’队长，请先上马！”

刘海东并不答话，迈步上前，走到长藤下，纵身而起，分别将两根长藤扯了扯，荡了荡，确信结实无疑后，方跳到地上，拍拍手上灰尘，对“绿鸡公”说：“按照你的惯例，是一人先上，打完了再换一人。我看日头已快近午，时间不早了，你我两人一齐上，同时荡起来，你打一枪，我打一枪，这样反而节省时间，早见分晓。”

“你是怕我赛不过你，气急变卦来个斩藤暗算么？真是笑话！一齐上就一齐上，我在右边，你在左边，等藤条荡到半空，我就开枪打飞鸟、打蜡烛、打树疤。枪一响，你可不要耍熊啊！”

“你有金箍棒，我有紧箍咒！你敢跳黄河，我敢跃东海。”

“讲得好，吃萝卜顺气，吃石头硬气。我们现在就开始吧！”

只听得“嗖”“嗖”两声，“绿鸡公”与“黑老虎”分别抓住了藤条，同时跃起半空。

“摇——橹，杠——橹！”两个土匪一边吆喝，一边将他们的头目高高抛起。“绿鸡公”挺着身子，几个来回，便荡得又远又高。

“一——二，一——二！”两个解放军战士也一边喊号，一边将他们的队长送上天去。

“准备好了没有？”两人同时发问。

“准备好了！”地上两伙人一齐回答。

“绿鸡公”这时已荡到了极限，脚尖几乎已碰到了东边的山崖，衣服几乎刮到了崖上的树梢，乘着还未下滑的一刹那，他左手握藤，右手掏枪，干脆利索地完成了准备动作，随即下滑，势如饿狼扑羊一般，未等荡向西山，他手中的枪已响了：

“砰！”一枪正好打中彭参谋长刚刚放飞的鸽子，那白羽如雪的鸽子惨叫一声，跌到草坪中间。

众匪狂呼，如赌场押宝，稳操胜券。

在众喽罗的狂呼声中，“绿鸡公”悠然地荡向西边山崖，嘴角上挂着一丝骄笑。

说时迟那时快，不待草坪安静下来，刘海东已从西边的山崖前荡下，谁也没看清楚他是什么时候换手、掏枪，什么时候做好射击准备的，人影一晃，枪声响了。

“砰！”一只灰色鸽子才从一名高个子战士手

中升空，身子只一抖，便应声坠地。

“好哇——！”

战士们欢呼。

喊声未落，刘海东已飘然荡向东边山崖。

第一枪打完，第二枪紧接着开始。

一个小喽罗头顶一根蜡烛，走到草坪中央，人还没站直，“绿鸡公”已到身边，手举枪响。“砰”一声，他头上的蜡烛断为两截，一截飞到空中，一截掉在脚前。

匪徒们又是一阵狂呼乱叫。“绿鸡公”已荡向东边山崖。

接着，一个小战士头顶一炷线香，走出队列，脸不红，气不喘，两足立地，纹丝不动，看来对他的“黑老虎”队长充满了信心。



刘海东也已荡了过来，清脆的一声枪响：

“砰！”小战士头上的线香已一分为二，就像折断的一根枯枝。

战士们又是一阵欢呼雀跃。

第三枪是打槐树的疤眼，那棵槐树长在草坪南面的悬崖边上，树干扭曲成S形，疤眼就在“S”的第一个拐弯，与长藤垂直落处相距四十多步，小如铜钱，一般人不注意很难发现，何况是高空瞄射，难度更大。

“绿鸡公”荡了两个来回都没有开枪。一方面是在选择最佳射击角度，一方面则是为“黑老虎”惊人的枪法所震慑，思谋着如何在这最后一枪上战胜对方。

刘海东荡了两个起落也没有开枪。因为他的战术是后发制人，“绿鸡公”不动手，他当然也不会动手。

气氛刹时紧张起来，只听到“吱嘎”、“吱嘎”长藤晃悠的声音和“哗哗”、“哗哗”远处流泉的声音，有时夹杂着一声鹰唳、一阵蝉鸣。

“绿鸡公”荡到第四次，终于忍不住了。

“当”一声枪响，槐树叶子震落了一地。

人们还没回过神来，刘海东的枪也响了，如

钟响一般，“当”敲得十分响亮，槐树叶子纷纷落下。

两人先后跳到地上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。

匪参谋长与高个子战士连忙上前检验比赛结果：第一枪，“绿鸡公”只打中鸽腹，刘海东却打中鸽眼，占了上风；第二枪的输赢已成公论，自不待言；最奇的要数第三枪，虽然同样中靶，但刘海东的一颗子弹正好顶着“绿鸡公”的子弹屁股，深深地嵌在树上，准确程度远远地超过了对方。

一听到结果，“绿鸡公”顿时变色，他左手一挥，怪叫道：“‘黑老虎’，算你小子走运，赢了这场比赛，这小美人儿归你了，恕不奉陪，老子去也！”应着他的叫声，从西边山崖上荡过来一条长藤，“绿鸡公”跳起抓住，一蹦，身子便腾空而起，向东边的山崖上落去。



“叭！叭！”小战士

操起大肚匣子朝天打了两枪，长藤断了，像巨蟒一样从空中落下来。

然而，他动作慢了半拍，“绿鸡公”已安全荡上了山崖，拍着手狞笑道：“‘黑老虎’，你中了老子的埋伏啦！即使你枪法再好，也难逃今日覆灭的命运！”

战士们茫然四顾，见土匪全跑进了东边的密林，一个也不剩。

土匪是从来不讲信用的，“绿鸡公”违背了自己的诺言。

幸亏刘海东事先有准备，因此就从容地说声“撤！”挟起那个做人质的小姑娘，三步两脚就来到西山崖下。

“唔，唔，唔，唔……”小姑娘挣扎得更厉害了。刘海东连忙割断她背上的绳索，抠出她口中的棉花。

“我不是金凤！”小姑娘开口说的第一句话，就把全体战士惊呆了。

炒豆般的枪声，从上下左右响了起来……